童山文集

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
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
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瑛亦汝儉等師本同經
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
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
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同考羅鑾之
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具疏自理且
請將解魁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
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身無假為詞同夏言
禁兆坐轎止罪一人全不藏權敢以撰科文對元修為

欺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字擬
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意放縱如此部院其參
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復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
罪輕重上以跡欺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繫並
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翀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
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
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縣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
以校尉張岳賄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于
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
任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

嫌存留供職出斧州判集科試考初嚴嵩之入閣也鑾以資格居
其上構逐出嵩下不平而嵩於是鑾不能容御史趙大
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
不悶會鑾子汝儉汝孝進提鄉試會場皆屬汪蛟王堯
日劾其有弊鑾遂獲罪見明史翟鑾傳而節亦殫入都所屬劾
中遂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
出處畧異第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嚼然不汚可謂明
哲報身矣倘踰廷杖遺譎旋復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
以鼎甲開吾蜀爲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尤

卒賫志以沒士論惜之然當嚴嵩擅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屠毒其事起于嵩傾翟鑾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莫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識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

左撇子傳

左撇子羅江人也姓羅忘其名以左手食以左手書故人稱為左撇子世居南村幼習舉子業屢試輒蹶遂絕意進取喜星學然絕不為人談禍福家酷貧茅屋數椽纔蔽風雨而足不履戶外雖坐臥一榻無帳幔推書滿

凡烟塵坌入而吟咏自若有舉人世事就問之者不應再問則作鼾齁聲矣客去則吟如故人以爲哦詩也問之其子則曰有口吟無筆吟也如是者五十年今年已八十餘矣余歸田後訪之門巷蕭然豆棚瓜架中僅一小屋而家人父子俱欣欣有自得之意入戶見牀榻上未醒因屏立門外以俟須臾從被出其頭蓬首垢面則鬚髮猶未白問其子曰何客以余對始徐徐起張目曰子非某乎歸來好歸來好復睡再問遂不對因辭出其子遂戶種桑爲乞六百株而去

贊曰左擲子者其陳摶之流歟日以睡爲事而舉天下

之大樂其富貴之事無一足當其心者此必有所見非徒聽也然觀其精神煥發迥異稿項黃馘者殆有道之士歟至聞其歸來好二語又似深明乎術理而不肯以輕淺者儕所謂隱君子是歟非歟

四桂先生傳

四桂先生不知何許人慕五柳先生之爲人因指亭前四桂以號焉喜種花木其先人有園一區日自培溉好讀書家有藏書曰萬卷樓每坐樓上擁書南面以爲專城不足樂也亟絕世交閒有從城中來者言城中事輙掩耳而走以書聲亂之顧性喜絲竹不能寂居又工樂

府小令家有數僮皆教之歌舞嘗畜黑驢一頭亦諳音樂每過家僮登臺演劇騎之甫唱便旋轉而行唱完即卓然而止疾徐俯仰能應節湊人皆異之先生與來輒携數僮跨黑驢遍遊名山大川或經年乃歸歸則仍獨居樓上不與人見人或見經年不見黑驢與伶僮之出遊也又多疑其爲仙云

贊曰逍遥自樂之人其天定也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所謂養其浩然之氣而不動心者乎託身優伶之內放蕩山水之間以耆書自適其殆鹿皮拖犢之流歟

朱貴傳

朱貴浙江鄞人余靑衣也爲人口吃不識字能強記先大夫宦餘姚時年十二事先祖文林郎英華公公歿後即隨余余時爲羅江諸生讀書鶺鴒寺中使司薪水山高水遠貴日挹甕取汲未嘗言困夜則烹茗伺讀垂頭燈下至余寢乃退雖嚴寒毋怠容而余性素褊稍不當意撻箠之貴即叩頭自責退無怨言人問之則曰僕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豈有良臣而腹誹其君耶以是人咸異之是年秋余赴省鄉試受知於督學史怵堂先生送錦江書院時患肺病貴侍湯藥未嘗暫離病愈余將入闈夢手金花一叢以四枝分同行者以語貴曰金色

科也以四分人則必中秋闈五魁矣已而榜發果然明春余至京會試貴以他事留家辛巳余以中書官京師貴侍谷來京癸未會試余得館選丙戌授文選主事數年家事皆託焉戊子五月初六日忽病時方燕賓猶强疾以候余力使退乃去後又以飲食不節再發遂不治垂危余問所言曰小人隨主十餘年蒙恩遇極厚今犬馬盡矣主他日官爵未可量但性太急口太直恐諒於君子而不諒於小人願處之以和平則死無恨矣遂卒自是如失左右手矣翌日葬於陶然亭之西偏貴善交卒之夕同人如沈雲椒僕易林韋蒻軒僕孫文韋數十

人斂錢爲傍佛起墳隆隆然樹其表曰寧波朱貴之墓
盡哀然後去

贊曰昔蕭穎士有愛才之僕傳爲美談今朱貴者殆其人歟事非其主虐之而卒無怨言何其賢也如臣事君之語其殆有所激而云然歟見諒君子而不見諒小人雖余生平知己未肯有以此事見規者何言之痛懇也嗟乎如此人者求之衣冠之列吾見亦罕矣而身賤靑衣又不獲年則又何歟

藍胡子傳

藍胡子綿竹人不知其名美鬚髯家貧以樹藝爲業周

遊于搢紳之門凡經栽植無不活故無論識與不識皆稱曰藍胡子其先本爲農既而棄去學石工勇力過人凡城垣華表經椎鑿嵌鏤而成者數十所皆極堅固後又學梓匠成大厦者數十家凡榱角大小皆極精巧旣而嘆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曰與木石居得不爲人竊笑乎予鬬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予不能樹人姑寓其意於樹木可乎于是隱居于符箕灘之研峯山買圃一區樹藝花果日以抱甕爲樂不數年皆成茂林人見其栽培之無不活也請代樹之亦欣然而往或助之鈔則付之酒家今年七十四矣霜鬢飄蕭又患足

痛一日欽門謂余曰十年之計成矣代爲人樹者亦即借以樹人意亦遂矣今老而病足將歸故鄉以就子養沒世不稱亦君子之所疾也請爲述予志以傳後可乎予嘉其志而憫其老遂爲之傳又憐其藝之神恐無繼之者乞留其種樹書乃去

贊曰嘗閱柳州之傳郭槖駝矣自以爲當吾世而得其人將與之爲方外之遊何意千載而下又有藍胡子豈天憐予老而無友生此人以爲歸田之友乎何以飄然而來忽又飄然而去豈屑與市井伍而不屑與予伍乎使此人而樹人又何須百年之計哉而人卒未有求樹

之者則亦惟樹木以終老而已可嘅也夫

羅義傳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鰲郎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趙次玖三郎義也趙玖皆懋謹獨義不治生產任俠仗義好奇術每爲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腌臢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額流血滿面喇嘛遂臥地號寃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爲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遂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塗其瘢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鐵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

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金傷者醫之無不立驗瘍瘡癧腫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巖火赤燃痛飲食不進延義兕水噀乳便不知痛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兕之即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授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為真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為奇也櫃筒有青蚨緡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緡數復入始搖方聞響而筒空矣陳王甚急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毫釐不爽先君

奇之因延與飲噢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蘸水成二圜投碗中則雙鯉宛在水中鱗鬣游洋似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傾之於地仍成紙圜爲之衙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退其頸接之兇異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不畏刀梲頗多持刃以爲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所傷即以水自兇平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兄患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兄也然既嫌我我豈爲閒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滸關程一日至重慶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

汝來時曾聞州中有人殺七刀倘活乎余曰不知也後

至鄂鄂復見之燕豁子貴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官

京師聞義殺人前某發爲孫法祖所獲以即鉗其足夾

之幾斃置鐵牢中者數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

信於孫多刻民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爲黃虎義之殺

人而遁也將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爲孫耳又購

爲捕曰故獲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訂

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已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

於花街鎮蓋新移來此以身故發堂拜之見精神如昔

而脚稍躄問其故曰光烱烱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

闕補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署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黄某於圍堆之劇場屠割無全膚其殺黄畢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黄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横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鑒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張節婦程孺人傳

節婦程孺人者漢州張公凌霄之妻也以予邦伸貴封孺人並請旌表建坊於其第後營故今人皆稱其里曰花牌坊初孺人之歸凌霄公也年二十一未逾旬即遭

姑喪枕苫茹茶未嘗御帛時公與其兄超弟趨皆列上
舍試輒優等一時有三鳳之目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
也卒不得意賫志以歿遺子仁壽甫七歲邦仲甫二歲
矢志撫孤日則膏脂淅髓以事舅夜則篝燈紡績以課
子嘗謂二子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生平未竟之
志將于二子是續汝善教之無使吾目不瞑言猶在耳
吾所以不從汝父于地下者以汝二子故也若汝等墮
厥志吾無以見汝父于地下矣二子皆涕泣謹受教未
幾又遭舅喪煢煢在疚伯超亦相繼歿遺孤俱幼華門
環立相對凄然孺人皆視如已子爲之擇師授室而諸

孤亦視如已毋無此疆彼界之分鄉人至今奉爲女宗

仁壽者余之同硯而邦伸者余巳卯之同年也嘗謂余言孺人性聰慧嫺內則爲外祖程公佩愛女以擇壻釆鄉而得公人謂有知人之鑒故余知其詳如此邦伸于鄉舉後籤發中州爲令署光州判守襄城歷圉始卓薦循良第一仁壽亦授廣西經歷先孺人歿然二子之貴也孺人皆得親見之其各有能聲皆出晝荻之教云孺人壽七十一卒于官署邦伸扶櫬歸里葬于三宗之樂安東原明年鄉人奉主入州之節婦祠州牧徐公德元親以鼓吹送之人以爲榮

贊曰程氏自宋以來爲蜀望族蘇軾之母亦出於程若謂軾曰汝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世謂有此母方生此子今孺人以節孝著而固始又以循良稱忠孝之傳累葉不替其于蘇母若後先一轍焉天之所以而熾而昌者寧有旣乎

何節婦王孺人傳

湖竹固多節婦　本朝奉旌表入祠者七人而以孺人爲首孺人王氏守貞靜性至孝年十七歸赤水先生相敬如賓門以內肅如也生子發榜甫三歲而遭夫喪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諸親以幼孤勸乃止

事舅備遵內則甘旨滫髓盥浴授巾無不雞鳴而起恭
扶持之養殁身不衰何氏自高曾以來未有享大年而
舅壽至七十七皆孺人之頤養所致也顧少繼體養從
伯父女為子如自已出與登榜皆左右膝下日則紡績
以訓女夜則篝燈以課兒數年無間丙子登榜年十八
升上庠賀客盈門孺人未喜曰吾祖積德厚吾子當不
止此後登榜感母意學益力不數年由廩生中己酉科
第四名鄉試祭墓回奉觴獻母孺人轉悲請之曰兒之
成吾可見泉下人而泉下終不及見兒之成吾是以悲
也先是孺人痛夫早沒井臼親操內顧煢煢右亦椒望

嘘而哭以是得鬱疾而登榜亦思讀書以報母焚膏繼晷夜誦不眠亦得嘔血症兒既不忍以病增母憂而母亦不忍以病傷兒意於是兒病痊而母病轉劇登榜不肯遠離授徒近村方謀北上得一官以求祿養而母病忽發遂卒享年六十有司請旌表 上聞建坊於第以榮之人以爲孝母孝子之報云既葬之十三年登榜爲編竹山長捧孺人行述見予跪而泣曰君知予之所以成名乎皆吾母飭硯茶苦之教也生平行事皆在人口此其梗概請君傳之以不沒母遂感其意而書之以成其孝孺人有才幹家居少鄰嘗蒸夜勤作一日燈後登

榜赴學未歸閑扉守候漏四刻有盜踰垣擲石瑞人嚇
赴者登榜雖衆衆作男子履聲盜遂逸去其應變如此
孫二如淵如瀚瀚庠生最知名寓湖衍寺有和余蠟梅
詩頗佳益信其昌云

贊曰欲知其母先視其子登榜爲山長時予始見之每
于杯酒酬酢間見家頭詩文無非思母之作其母之亡
也又爲畫影朝夕焚香拜跪而獨不喜作佛事嘗以爲
無郛而懺之是爲誣母曾作闢佛論以闢其說至今鄉
人皆化之亦守母之遺教也嗟乎有是母始有是子

綿州李調元雨村

書

寄袁子才先生書

合浦之珠于闐之玉波斯之珊瑚木難產不一鄉也南方之荔支西國之蒲萄青蘚之波梨火棗產不一邑也而古之珍重者必合而共稱之且分而夸燿之者何也以其寶皆不世出之寶也以其材皆不恒見之材也如先生之與蔣心餘是已然其間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餘居鉛山其地相去甚遠也而今稱詩者必曰袁

蔣然蔣實不敵君也蔣工於詞曲而詩則間出其奇然微遜于釋先生工於詩律而詞則稍遜其長然駢體皆精故外之人多從蔣而先袁何也亦猶學者先杜而後李先蘇而後歐也然天之生人不一而足而地之生才亦不一而足先生居金陵謝居絲州其地相去又萬餘里遠也先生論詩曰新謂論詩曰爽先生有隨園詩話謂有雨村詩話不相謀也而輒相合何哉豈亦如珠玉珊瑚木難與夫荔支蒲萄棃棗之不擇地而生歟我未知得與心餘騁馳後先否也所惜者謂生也晚音同鍾子面阻韓荊惟聘于舍弟檢討墨莊處聞先生稱謝不

絶口惟此歎然而已然而調之傾慕先生者已十餘年於今矣訖調初選庶常時與新安程魚門訂交見案頭有先生詩抄一册讀而好之日借携出入不忍釋手戊戌歲視學嶺南遂錄付梓人名曰袁詩選以示諸生然終未得見也今年蜀中同年王心齋純一挈眷回金陵因取舊刻童山集託其轉呈懇乞删削重刊乃草此一書起居左右以代面談原擬作詩寄懷而行人匆遽不及握筆然思白樂天詩有云已爲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間長命人二語非先生不足以當之可以代拙筆矣先生今年八十八調今年六十八老皆至矣書從今日去

未知何日回也

與紀曉嵐先生書

謂自歸籍以後久不與京華大人通音問矣而獨于先生有不能契然置者蓋以先生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也憶少時由辛巳中書與先生兩公子追逐文壇馳驅詩酒其一時意氣之盛豈不壯哉曾幾何時而童頭齒豁竟至于此誠可嘅也自先生被遣烏魯木齊曾與兩公子追送道左即知先生不以此終未幾恭逢聖天子重修永樂大典爲纂四庫全書當時羣相有薦四庫館非先生不可者於是特恩賜環仍命以翰林原官纂

修四庫其時林林總總無非待詔著作之廷者也而每遇一事之疑則必曰問先生一字之缺則必曰問先生或謂遠而張華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又謂近而楊慎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是豈非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乎以故文望日重　聖眷日隆官歷貳卿秩登司伯疊掌秋闈總裁春榜出其門下者皆如出孔子之門嗚呼稽古之榮莫榮於此矣謂自與諸公子相識後得先生發解之文駢體之表心摹而力追之又承之庶常復見先生館課存稿更口誦而心維之情乎在館未久旋解吏部觀察畿輔遂覺雲泥之隔不得

復追陪於左右矣然而未嘗一日忘先生也昔記　雋
幸盤山與先生相見於官門匆匆數言而別以至於今
後遭事解官心振叩謬而宦興索然竟行中止是年中
辰適先生領春闈吾弟驥元得出先生門下每見吾弟
輒問曰令兄安否今年進士令兄以爲何如仍有賄得
者否嗟乎以被廢之人而尙蒙齒牙之及亦可謂平生
之知已矣調一生詩不學人而獨於先生輒效之如平
定西域平定金川諸七律皆倣先生應制體是也先生
於予詩亦唯見之應制其他則未必覩焉今童山詩集
已刊他人不寄而獨寄先生者誠以先生博學必有以

擴其所未聞補其所未見而亦以見平日之拳拳而服膺者非他人惟先生也

答王春甫學士書

去年乙卯蜀中副主考人傳為青陽王太史宗誠竊疑為足下同族及揭曉考官回京道出於綿有愚姪帖王某來拜乃知即為足下令嗣問知為庚辰探花始大喜曰先生有子矣惜余以老病卧床不及攀留款曲僅以一帖荅覆而去今年始接足下書並和前種竹詩原韻四首及何須問三大字兼接令嗣書語意恭謹儼以父執見待何可當也聞又出差秦中諒未在京謝謝足下

往日書皆行草不楷而此回獨用四六正書意即令嗣之代筆乎不然何其典麗而清新也中間如以西蜀之淵雲為南宮之冠冕翰林風月吏部文章秘府抽思固早播詞頭之譽公庭論事寧徒署紙尾之名曾擁節于皇華旋開堂于綠野數語竟可作老夫一篇小傳讀籍意抱痾老學士未解作此及至讀詩有云射虎爭傳飛將畧粵東將帥駕樓船俱以將軍見戲則非老手不辦也今特再和四首從書中寄來古云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豈亦不以筋力為詩乎要知老當益壯當各于詩見之毋徒以父子兵仗有捉刀人若我老夫也

答趙耘菘觀察書

嘉慶五年九月三十日天寒獨坐小閣呼童生火忽錦州刺史劉公遣人持書至急啟之則我故人毘陵耘菘先生同年手書並寄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如獲至寶遂忘其寒持向風簷向南拜讀惟恐其盡而其詞或壯或諧一種瀟洒之趣則又似先生已到寒家如聞其聲而聽其談也噫我二人尚俱人間耶以三十年前素相投契之人又以千古而後第一傾服之人久絕音問而忽得消息此何異喜從天降也憶自辛壬之間得附諸末同居京師椿樹三條衚衕門僅斜對過不數武日與唱

詞往返每見先生玉堂著作甫脫稿即傳播人口竊以此才天授為之執鞭亦所忻慕不意追隨未久而內任外任忽焉東西各方雖蹤跡或有時聞而音容不可復接以至於今落落晨星只有我二老所謂感慨係之矣自先生出守鎮安愚亦不數年視學東粵見有持賦北集來謁者云令嗣君整衣斂之今閱來書始知假冒實可發一大噱然因此而得君詩集故雨村詩話中所選獨多亦其才大論人皆稱袁蔣而愚獨嘿嘿蔣崇趙實公論也余督廣漢孝廉張懷淮亦有四家選集之刻謂子才夔樓兩先生及君與愚也濫及乃爾可謂阿其所好

此書蜀中盛行不知可曾見否愚自歸田來頗放蕩於山水之間雖有園亭聲歌之樂亦不過風花雪月借以耗散心期擺脫俗塵耳蓋不入州府者於今十六年矣今年老邁乖蹇忽遭遂州餘匪飛逼涪江倉卒携眷避寇成都非敢學忠曾兩聖賢以六十不與服戎徙死無益故也年近七十老而不死又復走兵始歎人生在世有壽不如無壽也來書猶以將軍之稱見戲其實新將軍何見賊而退何故將軍爲然非天上下將軍殺賊如斬草幾何其不但屠也所惜者家有萬卷樓皆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庫全書附本及歷年所購宋本並古器俱

貯於樓上自四月初三日教匪過涪江藉幸可免不意
初六日爲土賊所焚片物無存不燬於教匪而燬於土
賊心實難甘時在成都即奔赴藩臬請公並呈哭書詩
三十韻無不代爲痛惜許以嚴治隨令人赴州呈報蒙
劉公即賞差傳喚並承枉駕親驗然至今猶未質訊但
微問大畧而已竊思土賊不過村中人非如教匪之來
自遠方也村中土賊不過二三人皆有名姓烟戶可稽
非如教匪之忽來忽去無可捕捉也打刼放火與教匪
無異乃放火不問何人豈殺人亦不問凶手乎今據看
樓長丁向貢所供親見火起時從中走出何士選丁姓

子二人及打搶日倡言燒樓之劉倖彰及子常祿朱士
義三人皆地方歷來窩賊巨魁只在五人內嚴加刑訊
自然真犯可得如不得即將原告向買亦可訊其誣枉
之罪今但云賊不肯招世間豈有不打自招之賊乎此
事想劉州尊必有神明善辨之法定非模稜了事故靜
以俟之不敢越訴何也此事遠近風聲甚大郎欽差祭
江瀆周東屏先生亦所親擊舍弟墨莊弟現出使琉球
亦有書寄 伊 恐事戕上聞故亦不敢中止蜀中教匪之
多其來有二一 咽匪處分甚嚴官吏卒多諱盜不敢明
正其刑皆蹈行處死敢遂謂官怕咽匪故反一 按糧派

民疊加無已以至民無論貧富皆辛苦經年不能足食故從賊反者衆今日之土賊即將來之教匪愚所以竊爲寒心也曾刻有兩海議已入覽今寄童山詩集伏乞查收憶我二人皆老矣此書去後不知何時復有書來

附原書　辛巳探花原任廣西右江道趙翼耘松陽湖

同年至好一別三十餘年萬里相望無由通問回憶春明徵逐詩酒流連此景何可再得也忽得姚姬傳處遞到兩村詩話一部載拙作獨多翻閱之餘感愧交并知足下之愛我有癖嗜也伏念弟與足下出處大略相同然足下勁筆千言如萬斛泉不擇地湧出

而弟碌碌數墨蝸蝦蠅聲其才固已萬不能及足下
居有園亭聲伎之樂出有江山登覽之勝著書滿家
傳播四海提倡風騷至逆迎而弟終日搦攔一編
度日生計則僅支衣食粗者則不出鄉閭以視足下
之晞髮扶桑濯足滄海又豈特楹之與莛耶惟是年
來海內故人亦半零落袁子才王西莊俱於前歲物
故祝芷塘去冬又卒於雲間惟吾二人倘憖遺無恙
東西萬里白首相望不可謂非幸事也弟所著詩集
外已刻者尚有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未知曾得呈覽
否近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今歲亦以刻成此後

亦不能再有所撰述矣雨村詩話中有趙雲崧子叩詢於廣東學者一段足下提學粵東時小兒年僅勝衣從未有遊粵者此不知何人假冒干謁遂使弟有此訛言可發一笑并縷及之想足下亦爲捧腹也蜀蜀中流匪先平而綿州獨要如可爲遙賀然烽烟倣擾中恐亦不免戒心昔日將軍之稱或將弄假成眞弟翹首西塘倍時勝酒酒祝平安耳州牧劉君係弟内侄聞其居官頗洵循良之譽倘地方有守禦之事尚祈協力佽助爲禱吳雲蜀嶺相見何日臨筆縷述不禁黯然

答余秋室侍講書

今春有人至京託寄新刻雨村詩話新搜神記二種呈上聊通數字以寄遙思秋間接奉覆書乃知書已收到承譽言過獎不勝慙汗至言弟與袁簡齋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峙並云弟著述旣富兼之好古闡幽多刻前人遺佚尤勝隨園之僅刊家集則正如龐士元稱人每踰其分尤不敢當也簡齋先生學旣淵博才又絕倫自康熙已未鴻博王漁洋朱竹垞而後殆無其比余嘗有詩寄袁云乎才真是今才子天賜江淹筆一枝非虛語也調也僻處西蜀聞見不廣雖刊函海一書意在捃摭僉

州者舊攷升菴著作收至四十餘種以云好古闡幽或有之以云著述之富則未也所借者唐趙蕤有長短經十卷以尚未刻刊爲恨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于經世夫妻俱有隱操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即唐睿宗問蜀士于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是也此書君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于桂平不鈌明洪武丁巳沈新民曾刻之今祇存九卷但有抄本然唐人著述漸稀亦可當全璧矣其書主于縱橫而大旨通于實用其言不悖于儒者文格亦頗近荀況申鑒其間所引諸子書亦可借以考證今子書之異同洵奇書也此本得之京師

未有提要云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蓋亦四庫全書擬刻之書而不知何以未刻也今現擬刊此書列于第一函之末刻成當寄呈以補前闕也承示尊作百衲琴一册化選爲律讀之音韻鏗鏘豈但蛟庵堂老人之集唐律詩並高出于東坡之集陶萬萬萬矣大考左遷雖與舍弟同日而同以中允鐫秩然足下今已越陞侍講矣余弟仍守編修豈可比也奉覆不宜

附原書　　　　　　　　　　　　余集

寅秋使旋道出湖州雖不得奉謁曾通尺素以道契濶今忽忽五更裘葛歲序之遷流如此其速那得不

令人老去也頃奉手書如接顏色欣快之至所示近刻詩話則僞本不凡搜辦則奇詭可喜古人云不得與人書當得異書集謂得讀異書如見異人正為老前輩道也老前輩與隨園老人正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峙風雲變幻兩不可測而老前輩著述觀萬象之好古闡幽多刻前人遺佚此又尤勝隨園之僅刊其家集矣隸近況無足舉似以扭挛倔強大老左遷與命弟同遭此阨雖於名場無損而於宦途則又大遭荼毒矣張生斯出京後久不得其音耗不知明春計偕北來否念念集選詩一卷乃集近日消遣之作其美

人佳人二十首化選爲律自謂較之唐宣老人之集唐律爲勝友人從臾付梓遂刻出之今春呈一册幸賜敎之覓塘來云有便人返蜀當草布覆順候文祉幸自珍愛不盡甫村老前輩大人侍集頓首

答王蓮府編修書

己卯仲秋使節回京道出綿城蒙以謙柬見投適病未獲迎迓至今抱歉舍姪朗岱爲鼎元子也弱冠作文器有奇氣然好雜引書卷不甚淳潔余今年八月初一日至省送其入闈三場畢出以文質余三藝皆用書卷册刪其首藝爲爻得見於郗君三句中有公孫丑通易孟

仲子通詩樂止于通春秋三語閱之茫然不解問塏言公孫樂正見陶淵明集八儒云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之儒按何燕泉云八儒三墨出韓非子大抵錄之彼書者也但不宜用于據塏言四書備考已引之至謂仲子通詩見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疑亦不宜用據塏言四書類典已引之並言仲子為孟子之子名睪田氏所生繙書對之果然若是則孟塏可用矣小子風簷寸晷而能博引羣書可望必中而但恐不高質之

張雲谷竟云可元榜發渠中三十名乃知足下高懸明鏡五色不迷而弟亦老眼無花益信文有定價且喜得出大賢之門爲幸也且出故人王春甫太老師門下爲尤幸也便中書此爲令尊大人一　致且使京中諸友聞之定當作闈場中佳話傳也

與董燕林同年書

調拜台通州解組以來本無職累原可捐復但以事類于媚恐一朝失足貽悞終身是以浩然歸里今已十五年而甘心不悔者爲此也自杜門以後惟以讀書爲事絶不交接一人如處甕中了無聞見雖年逾耳順而猶

髮尙黝恭謝 今上歸政 恩綸叠沛萬姓歡呼元愆首除賊匪解散 聖君賢相萃于一堂無不以手加額共賀太平 調自 太上宣天本欲赴京賀哭而年衰倒格攀躋無路呼籲末由亦惟與田間父老聯袂茅簷祝 天子萬年而已顧自念老已至矣生平無他可稱惟詩文一道少年夙嗜因痛加刪削刻爲童山詩集四十卷尙有文集二十卷將次告竣平生之所著惟此而已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究不知其果可問世否也未之能信實有滋離開之意不無望於相公之一言也今特寄呈一部交舍弟驥元轉遞 仁者贈

人以言當必有以示我也年逼桑榆料難謀面謹陳懷抱盡勝瞻依

與沈雲椒同年書

一日之談竟作十年之別人生在世非相見之難相知而不相見爲尤難也自歸田以來久不通音信非懶也傲也仕宦而不得志則亦惟獨居衡門箝口閉舌而已亦安用[illegible]青雲之人低首下心以自鳴其衷曲哉然而有不得已于知己之前者則又不敢終嘿嘿也夫名士二字最足誤人昔晉陸機陸雲名士也時稱二陸而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委身王穎卒爲孫秀所害[illegible]

潘尼名士也時稱二潘而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謐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官至黃門侍郎乾沒不已謐事王倫卒為孫秀所害又唐貞元時柳宗元劉禹錫皆名士也奔走於王叔文之門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定為死友順宗即位以執誼為相王叔文為起居舍人轉相交結每事先下叔文可否然後宣中書承行謀議唱和日夜如狂互相推獎皆自以為伊周管葛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日除數人俄而叔文敗賜死執誼貶崖州司馬柳貶永州劉貶連州由此觀之名士多有失

身于權門者其故何也葢名士負其才思附青雲而鬪必借權門爲捷徑而權門多作孽思得善人以掩葢必借名士爲黨援此必然之理也然而亦有孤立而不苟失身者昔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以傾巧便辟有寵于神武官至尚書左僕射受貨納賄穢亂宮掖惟以謟媚自恣朝士不知廉恥者皆奔走其門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有遇士開病傷之先試嘗黃龍者雖以左道事之賢愚皆得擢用有以正理干者亦頗能拾之見人將加刑戮亦多營救然既免則必諷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時士開方用事或謂

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矜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挺轡望之見二陸兩盧皆在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著孤鴻賦以見志遂不出見世說陸潘皆晉人盖以比當時名士也此其識見豈止高人一等哉易曰見幾而作吾謂斯人有焉然今之名士吾聞之矣有所謂二吳二李者位躋九卿名列六部可謂赫赫矣其趨附何人余不敢知然不知果能卓然自立否吾竊為憂也二李予尚未識二吳則固我與君同年也君當規之勿避數疏之嫌也予老矣無求于世然鴻飛寥廓弋人何慕竊欲效

前人而賦之也

答祝芷塘同年書

余弟鼎元以艱歸曾言遊江南時見君于雲間是豈有君書而問之無有昨李侍御楊棫以艱從京中回是不望有君書也而書忽至書之來也惝怳難憑如是何況人之聚散尤爲天地間惝怳難憑者哉憶在乙巳與程魚門出京足下爲余二人餞別時君爲侍御史方學張綱埋輪大有豺狼當道之慨後余回里不二年而以白簡彈司成蠑欵坐是改官部曹　上意將以挫折之而後大用而君意毅然謝病歸里予初聞之即曰君必不

就既而果然自是久無消息後鼎元自京歸來言見君于松江神氣勃勃目光炯炯不似甘于引退者余竊疑之今接來書乃知坐講雲間全家寄食書有宦情本淡風塵著書不與九陌黃塵較量得失數語乃真達者之言始悟前此皆傳言之謬也夫人生如花開然人之生也以一世花之開也以一年不論為草為木而培植之灌溉之始而生葉既而發幹及其時之來也必有着花繁茂紅則如火白則如雪之時過此則或有時而落或無實而殷譬如　之中年或貴或富皆必有炫耀得意之時過此葉[illegible]變渝亦漸衰矣而猶欲再索春風轉為

少年是猶花向東君請再開一度也其能之哉自不如同巢鳥蟄蟲塞戶閉口之爲得也余家居來雖容貌日衰而鬚髮未白然興尚不衰頗能自遣竊念此身非賤萬金乃歸不及時行樂豈不負一刻千金之直因就家童數人教之歌舞每逢出遊山水即携之同遊不見官府不談世事今日十五年矣雖不能如足下皐比坐擁有三千徒衆之盛然日挈伶人踰州越縣亦不啻如從者童子之數也近日脚力不健絕不出門日惟刪改舊詩已經付梓共刻成童山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從京中鼎元處覓京塘寄來不知能收到否天涯海角料

難一面倘不浮沉見予書不啻見予面也紙短話長綫縷不盡

答姚姬傳同年書

憶庚子歲僕由粵學回京復命道出桐城未至十里正思登堂忽見長鬚執簡旁立問之即君僕也適獲我心即不至館直抵君園時已昏黑拜太夫人于燭光之下並及見諸子與足下嘲觴話舊五更乃去到京後又承之譏東者二年即緣事發伊犁幸以萬金贖歸今家居又十年矣久不通耗今接來書乃知足下掌教金陵起居佳勝爲慰紫問何以伏處而不出兄見賜心弟之所

以伏處而不出者有三意焉其一一生賦性至蠢過于剛正不慣外任誠恐再遭傾跌不知何處又覓萬金也其二多與宰相爲忤畫稿則得罪于阿舒二公揭貼則得罪于英公雖冤結前生事由同官釀成而內而同部外而同省事皆由永姓一人慫恿詩曰永言配命當安命也其三一生以清廉君官本無贓累原可捐還而肯俐相當關并賄不准君一入其門便爲其黨誠恐水山見日與萬年此則寧終身廢棄而不肯爲也昔年足下爲刑部郎中倒壁知府告病而歸當時頗怪之今乃服足下之高見也非足下書來以我日逐優伶以爲誠有

以自樂非圖樂也目見時事之非不可正言誠恐過事之時一厂朝衆及故日以優伶自污之特不堪爲一二俗人言也不得見足下每于袁子才集中見足下之詩不啻見足下也聞君有賢子已中壬子鄉試大勝吾子可喜也又聞新著九經說十二卷三傳國語補注四卷現已開雕刊成乞寄一部如有書乞交城中敝同年王心齋紺一轉交紅花船可至

答開歸道唐芝田書

淚有情又似無情嗟乎淚何多事也自別君後獨上駄輿不知何故淚濕如水拭之愈多誠以我二人年俱半

百此時皆欲各歸故里後會未定何地一轉背間去吳去蜀音容萬里宇宙甚大誰可與言古人云黯然魂消者惟別殆非誣也僕本多淚因君衰絰之中恐觸痛懷故力為忍之至一分手而淚遂坌湧譬如黃河之水百計堤防使不得遂其性而稍有疎虞遂大肆潰決蓋極思放故一瀉千里而莫之能禦也又念令弟碧田為人洒落濯濯如王恭之柳令嗣君磊砢英多亦似阿戎可謂令坦本故友之子翩翩不群凡皆難為別者此又淚之支分派別逆流而不竭也僕自通買舟南下本意欲放遊吳越歸船時再遊台蕩赴豫與君作一月遊並將

僕此後出處商質于兄藉一二言而决不期舟次濟南聞君遭喪遂無意南遊先舍舟至汴一唁故人乃一既見止即留苫側朝夕共語勸予也路崎嶇山林可樂不如早還僕之行藏遂藉此一言而决矣因立遣人命姪輩從夏鎮回迎僕亦由濟南而回定以十月同歸劍南不作出山想矣非君知我者誰解為是言以是淚愈忍出愈多也君亦知僕多淚又詭計以安之言明春安厝孔恭人畢候僕來維揚同 婁樓先生共遊西湖約以正月過江君勸僕歸是矣又為此言者亦明以誆吾淚而淚先知之故拭愈多淚愈出也淚之好事如此而

君又放爲引之出城使人視行次河使人候渡下店使人備餐淚至此亦枯矣亦無可報命矣當此之時淚勢稍減遂一拭而止亦如河勢少殺略加掃而已令能也君讀至此必破涕爲笑則又君之爲吾淚所詛然究不知是涕是笑或笑是涕涕是笑故作淚說一首郵寄君熟於內典請試參之

寄墨莊兒塘兩弟書

聞初八日便行何其速也楷舟在京自應早侍書來促予冬至前相聚松楸之感人孰無之然老境顛倒父與子皆避嫌遠出此必能諒也歸期未定卿令相聚總紓

一別反[illegible]惆悵故寧遲回兩弟詩文紆徐和緩無激昂蹈厲之音其不及阿兄處在此其高出阿兄處亦在此譬諸水然瀦匯束峽懸流倒瀑非水之性也其中必有怪石奇峯以激之而後奮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雨遊者爭賞其巖之競秀壑之爭流以爲千古奇勝而挐舟者望之而心驚稍一不慎則舟爲齏粉焉人皆沉溺焉雖奔騰至海而多衝決之患是故矜才使氣者工于得禍若長江大河則不然瀰瀰平流無岸無涘一望了不異人而舟楫濟焉水族生焉浩浩渾渾徐行而至于海故其源遠流長不見其奇而多厚福其前所言則阿兄之

詩文也故見爲可者亦見其禍其後所言則兩弟之詩
文也故見爲平者實見其福爲人亦然愚自去年來便
無意於人世於人非不淳厚也而渾厚反得刻薄之報
於已非不斂跡也而斂跡反招侮辱之來微有虛名而
即以名見困並非營利而返以利累身肝膽空傾孤獨
無恃百謀不遂糈贊如期惟願于人跡不到之境漁樵
不問之鄉結一茅菴以老天年足矣朽木不中斧斤蟻
蟻何須再竊猶欲強顏人世猶之斷澗絕航妄望至海
愚則已矣兩弟勉之以兩弟英年蓬勃泉湧所到如水
之行不憂不至于海也去年覓壻有見懷詩云者作留

天壤功名付太虛詩謂深爲我幸嘉莊亦有句云詩人例窮愁獨汝袁坎坷則又深爲我悲我幸我固非悲我亦非也而今而後悲與幸皆留箇問我之爲我一付之蒼蒼之彼天而已尚何言哉尚何何言哉

與嚴署州論蜀嘓嚕第一書

論蜀嘓嚕莫備於近日邸公論狀公諱仰文號省齋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曾官南充知縣故知之最詳見于所著碩松堂集其言曰嘓嚕良民之蟊賊也根荄不除嘉禾不生又肌膚之疥痛也瘀蠡不去則元氣不服誠哉是言也蓋嘓嚕種類甚多大約始乎賭博終于竊劫

其中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姦拐幼童殺人放火或同夥自殺皆謂紅錢下此掏摸為生掐包剪綹犯法刺面則紅錢不入名曰黑錢大約皆帶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線雞尾長者曰黃鱔尾皆以形似而名相爭則鞘刀於棍即為長矛此嘓嚕情狀也而其害皆起于窩有利其潤而窩者如嘓嚕賭博店家押頭是也有不敢不窩者如荒山孤店力不能拒或場鎮心力不齊若輩結隊太多凶橫盤踞隱忍留停者是也亦有礙於情面而窩者如先為嘓嚕今有資財已不入羣從前同夥來家牽引聚賭既有挾制復關顏面不便拒逐因積奸拐若輩年幼

者名曰小兒乃鬭殺相尋皆由此起是也種類不一皆
爲地方害然求如今日綿州夏家灣郭家溝聚族而居
之甚者竊以欲除嘓嚕必先淸里甲里甲淸嚴官駐足
無所容然欲淸里甲必先選保牌川省五方雜流寓無
產者多以朝東暮西之人任充甲役按查則有照無則
無有名無實焉能收效故保正牌頭必選老幹有田業
妻室者充之諭令各戶門牌移去者繳除新來者註册
此爲第一要著其次則必嚴約束立値日稽查之法某
場幾保某保幾牌計牌保共若干某日應某保牌値日
付以印簿硃籤俾輪流分查俱傳至某甲保家有無窩

職登注明白立時舉發如此週而復始不累花戶但責保牌月底一繳一換則責任專而約束嚴矣其次則必勤巡視巡視之法躬親爲要僉差下鄉徒多滋擾捕官職小彈壓爲難如前任張捕廳至夏家灣爲賊匪毆回周汎司至郭家溝被賊匪打轎是也總在印官躬親巡視擇場分大而離縣遠者或界連他縣嘓嚕最易出沒往來者除因事帶役查巡外仍不時減裝輕騎親臨其地庶里甲保牌弊竇潛消而法令嚴明矣其次則必信賞罰有窩則盡力根究或某甲保牌徇隱一經花戶鄰右舉首則嚴責更置倘拿獲嘓嚕到官則親給花紅以

鼓厲之立致賊匪於死地除荒山孤店無益行旅者即毀其坊巢諭令别尋生業其嘓嚕之結隊橫行勁踞酒肆者則于通縣場鎮挨門逐戶各設齊眉大棍大書專打拒捕嘓嚕匪類八字於上立于門首以鳴鑼爲號齊力擒解既就拘執不得攢毆如此則他處嘓嚕必聞風而遠遁而礙情寓留者亦自顧其身家而不爲矣然此必爲民上者先以德意宣布之後以刑法齊一之則民皆有恥而無犯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明公自到任以來日惕息於驅匪而匪卒不能驅如近日江萬明萬志橫行南洞兩壩是也意者化民成俗之方毋乃稍疎

夥敢布腹心伏維裁奪

與嚴署州論咽嚕第二書

昨以咽嚕橫行致書商酌承不棄芻蕘俯加採擇江萬明萬志已經毆斃閤州稱快然尚有株根未盡者如夏家聚及陳單鎗現流入敘庄醒圃白晝刼取衣物今已命家丁擒獲縛送至案業蒙明公嚴辦然愚禍有不能已于言者伏以窩戶者咽嚕之總頭也捕役者咽嚕之護身也窩匪不去則咽匪難除而捕役不清則咽嚕難盡故清窩之法尤必先清捕役前所云欲清窩戶寄之保牌懸以賞格誥誡至諄顧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

利其分潤者有不敢與為仇者計其急公向上之心多不勝其自保身家之切縱本官經歷所至聞風暫避誠有之若云所過一清則未也是非帷訪嚴拏淨其巢穴不可夫遠賊必有近腳坐地亦可分贓如近日之廖老四乃嘓嚕之頭目也而藏於里甲米士義之家已經下甲有三十人呈報在案而下甲捕役王燦又從而為之隱蔽分肥此愚所謂根株之未盡也夫人皆知嘓嚕之情狀路徑藏匿寄頓惟捕役知之為最悉而用捕役以治之又百無一効其故何也嘓嚕一種半係革捕此縣犯案逃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為姦官費之

百不如參盜之一盜之取利十倍于官夫是以嚴刑重
賞而不應者爲傷其同類也是以星散之保牌既遊而
難周而鷹眼之猾役又狡而善變俗所謂瞞上而不瞞
下也是以獄訟繁與終日捕盜而盜不息然則如之何
而後可惟在慎選差役而已慎選奈何凡充役必擇有
田產有妻室人明白强幹老練者選充快壯各班不加
以捕役名號以本地之居民查本地之奸民引之左右
究其的實其平日于某塲某店多窩或暫留或久住類
皆洞悉即僉副捕役躡其踪而防其弊指名查拿一有
疎脫惟捕役是問雷動風行出其不意此與里甲保牌

相濟為功不得不分別揀用人不必多惟其實事不必數惟其當此非以廝役為耳目也捕役一項譬如醫家用爲啄治病不至殺人斯可矣總之清甲為清匪之源清捕為清甲之根竊綠既清捕役又妨斯根株可盡矣因目下此輩橫行身受其害不得不縷悉所見伏祈指示

與嚴署州論嘓嚕第三書

前書論捕役之法諒登臺覽近日偶閱邸粟瀹柴村集中載小說一條內有以鼠捕鼠之說可悟以賊治賊之法今以錄聞聊備採擇其說云有人惡其家多鼠而貓

復與之同眠因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飼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器而餓之急則相食獸之性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閉之一粟一鬻弗與焉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餓餓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與性成亦自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於是乎貓矣其行鼠也其性貓也性似貓此鼠於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羣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柔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莫之妨奸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竄罔不知也鼠之技罔不識也其捕

鼠也較之貓而倍巧焉主人愛之亦倍于貓較之貓鼠同眠者眞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羣鼠避之各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苦無穿墉耗米之憂鼠誠主人功臣也哉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近狸奴一日卧于主人之旁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陰物且肥壯異常捶而殺之主人傷之甚葬之隱處聚土爲邱亦帷蓋之義也其說如此此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始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相食不相食無以除其害左傳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名殺之亦無妨也雖然以鼠捕鼠終不若以貓捕鼠之

爲匪也然則以賊治賊又何如以官治賊哉居官者切

當以貓鼠同眠爲鑒可也